K295.1
X68a14

TONGSHI WANQING WENHUA

上海通史

熊月之 / 主 编

第6卷

晚清文化

熊月之 张 敏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

A0909477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一章　开埠以后:欧风东渐

租界辟设,西人东来,西方生活方式移人,西方物质文明输人,改变了上海文化环境与内涵,使上海在中国的版图上,显出异样的文化色彩。

一　租界辟设与西人东来

上海开埠与租界

1842 年 8 月,英国用军舰与大炮压服了清朝政府,逼迫它签订了《南京条约》。这一不平等条约,影响了以后一百多年中国历史的进程,把上海带人了一个突兀而来的巨变时代。

《南京条约》第二款规定:“自今以后,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等五处港口,贸易通商无碍。”据此,上海被辟为中国对外通商口岸,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来此贸易、居留。1843 年 10 月,清政府在虎门附约中规定,英商在通商口岸,或常川居住,或不时往来,中国地方官须与英国管事官,各就地方民情地势,议定界址,不许逾越,以期永久彼此相安。这

些规定成为英国人到上海通商、居留的法律依据。同年 11 月 8 日，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(G. Balfour)到任。11 月 17 日，上海正式开埠。1845 年 11 月，宫慕久宣布将杨泾浜以北、李家厂以南的一块卑湿荒地租给英国人，供其建筑房舍及居留之用，接着公布了他与巴富尔商妥的《上海土地章程》。英租界于是辟设。

《南京条约》签订以后，美国、法国又逼迫清朝政府于 1844 年分别签订了中美《望厦条约》和中法《黄埔条约》，取得了在上海通商居留的权利。1848 年、1849 年，美租界、法租界相继辟设。1863 年，英、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。这些租界开头规模并不大，后来渐次扩张。至 1900 年，英美公共租界全部面积为 33503 亩，为英租界初辟面积 832 亩的 40 倍，法租界面积 2149 亩，为初辟面积 986 亩的 2 倍以上。至 1914 年，法租界扩张到 15150 亩，为初辟面积 15 倍以上。

“国中之国”的格局

上海租界得以辟设的主要依据，便是《上海土地章程》。这个章程订立于 1845 年 11 月 29 日，凡 23 条。其主要内容为：(1)租地范围。(2)租地具体办法。(3)关于在租界内筑路的具体规定。(4)永租制，即承租人在办理租地手续后可自行退租，但原业主不得任意停止出租。(5)租地使用范围，可以建筑房舍，安顿眷属、侍从，储藏合法商品，建设教堂、医院、慈善机关、学校、会堂，亦得栽花植树，设置娱乐场所，但不得储藏违禁物品。(6)华洋分居。界内之地，华人之间不得租让，亦不得架造房舍租与华商。(7)开设贸易场所。(8)关于安全卫生的规定。这个章程，日后被在沪西人视为租地根本法规。它规定了租界性质、租地方法、租界管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。这个章程，是依据不平等的《南京条约》、在侵犯中国主权的前提下订立的。就是依据这个章程，所谓租界，也不过是中国租给外国人供居留、贸

易之用的居留地,其行政权、司法权仍归中国所有。但是,在其后的几十年里,既由于殖民主义者的巧取豪夺,也由于清朝统治者的颟顸昏昧,这块土地竟逐渐变成中国政府难于直接管辖的"国中之国"。构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,有以下几个:

其一,华洋分居变为华洋杂居。1853 年以前,上海租界本系洋人居留之地。1853 到 1855 年,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,租界内中国居民激增,造成事实上的华洋杂居。1854 年 7 月通过的《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》,删去了先前关于华洋分居的有关条款,认可了华洋杂居的事实。这一变化,对上海近代社会的发展,有非常重要的影响。

其二,纳税外人会议的成立。纳税外人会议,通常简称纳税人会议。英租界成立初期,有公众大会和租地人会议,讨论、决定租界内重大问题。1869 年,这个会议发展为纳税外人会议。所谓"纳税外人",指居住在租界内所执产业地价达银 500 两以上、年付房租地捐银 10 两以上的外国人。纳税人会议有年会和特别会议两种,年会多在每年 4 月初召开,特别会议则不定期。纳税人会议权限相当广泛,举凡工部局年度预算决算、特征税捐的决定、执照的发给、地产委员的选举,以及其他与租界内大众相关的大事,均由其讨论批准。纳税人会议类似于西方的议会,实为租界内具有立法和监督职能的最高权力机关。

其三,工部局的设立。英租界辟设以后,成立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,推选委员三人,负责收捐和建设各项事宜。1854 年 7 月,英、法、美租界宣布设立工部局,同时解散道路码头委员会。工部,在中国传统官制中,为六部之一,掌管工程、水利、交通等项事务。"工部局"之名,在一般中国人理解中,以为也是主管道路、码头之类工程的机构。因此,这一机构的设立,在当时上海并未引起多少震动。事实上,工部局远非传统官制中的"工部"可比。在英文中,工部局作 Executive

Committee,意为行政委员会,是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以外的行政机构,它在日后被赋予越来越大的权力,不但拥有行政、征税等权,而且享有一定的立法权,可以制定具有法律性质的"附则"。这一机构,先是三租界的共同机构,后法租界独立出去,成立公董局,工部局便成为英美公共租界的行政机关,直到租界结束。

其四,会审公廨的设立。《南京条约》的附约之一《中英五口通商章程》规定,英人与华人发生交涉词讼,其英人如何科罪,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,华人如何科罪,应以中国之法治之。简言之,即洋治洋,华治华。照此章程,英人在中国境内犯罪,便不受中国法律制裁。这就是所谓领事裁判权。以后,美、法、俄等国均取得这一特权。各国领事为行使这一权力而建立的法庭,叫领事法庭。按照这一规定,华人在租界内犯罪,仍应由中国惩治。但是,租界由华洋分居变为华洋杂处以后,英美领事乘机夺取了华官在租界的司法权,擅自在领事法庭上审讯租界内的中国居民。1862 年,英国领事擅自规定,中国官府对租界内华人行使管辖权,必须经过英国领事同意。1863 年,美国领事更明确表示,中国官府未经美国领事加签,不得拘捕租界内华人。这样,在租界内,不但华不能治洋,而且华也不能治华了。1865 年,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设立,审理租界内华人及与中国无订约关系的外国侨民案件,由上海道台派出理事,由外国领事派出陪审官,会同审理各种案件。1869 年 4 月 20 日,经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会商,并经总理衙门和领事团批准,《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》正式颁布,正式成立会审公廨。这个机构确立了外国领事观审、会审制度,规定凡涉及洋人的案件必须由领事,后由领事派人会审。按照这个章程,纯属华人之间的案件,领事不得干涉,但在其后的实际过程中,领事往往干涉,而且陪审官的权力往往超过中国谳员。英美租界会审公廨设立以后,法租界也设立了同样的机构,其陪审官权力之大更甚于英美租界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China

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,使得上海租界成为一个极为特殊的区域。它属于中国领土,但中国政府却不能直接管辖。它拥有相对独立的立法权、司法权、行政权。这种特殊的格局,给上海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带来了极为复杂的巨大的影响。

上海开埠以后,外国人源源而来。1843 年开埠时,上海有登记在册的外国人 26 人,1865 年有 2757 人,1900 年有 7396 人,1910 年为 15012 人,1942 年增加到 150931 人。以 1843 到 1942 年首尾一百年比较,平均每年增加 1500 人左右。1910 年以前,在上海寄居的外国人主要是欧美侨民。以 1910 年为例,这年在上海居住的 15012 个外国人中,属于英、法、美、德、葡等欧美国籍的人为 10518 人,占三分之二以上。以后,日本人所占比例有所上升。

二　西方生活方式移入

服饰·饮食·居住

随着西方侨民的日益增多,西方的社会生活方式被带进了上海。

明末利玛窦、庞迪我等西方传教士来华,着中国服饰,用中国语言,行中国礼节,其目的是为了传教的方便,尽量减少中国人对西人西教的排拒。因此,那时西人来华、西教人华,西方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基本没有被带人。鸦片战争以后,情况与二百年前有很大不同,西人是带着战胜的威势、倚恃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来到中国的,他们不愿意也没有必要改变自己衣着、语言、礼节以适应这块陌生土地上的习惯。他们努力按照自己母国的习惯生活着。

西方男子工作、会客常着西装革履。这种服饰在今日早已为人们所习见,但在上一世纪的上海,尤其在开埠初期,它与世人习见的

长袍马褂全然不同,可算奇装异服。至于西方妇女,与当时中国妇女差异更大。她们不但全不缠足,而且衣着华丽,公然出入社交场所:

> 西邦女子,姿质明莹,肌发光细,远望之殆若神仙。其服饰仿佛霓裳羽衣,疑非人间所有。出则以轻绡障面,如秋云之笼月。胸乳间湘裙围绕,长可垂地,步曳革履,足不迫袜,自觉纤柔多姿。云鬓则青丝覆额,贯以玳瑁之簪,其色微黄,然笄年以下女子,间有黑如点漆者。清瞳秋水,纤指春葱,玉骨冰肌,清极无比。江南固多佳丽,如此者吾见亦罕,殊令人有西方美人之思矣。[1]

有人作诗咏西方女子:

> 腰支瘦削貌如花,窄袖宽裳走钿车。别有绉绨蒙素面,不教海国起风沙。[2]

饮食方面,西人努力保持原有的习惯,吃面包,吃牛肉,喝牛奶,喝咖啡。1855 年,英商霍尔茨面包房开办;1858 年,制造面包等食品的埃凡洋行开办。1881 年,法租界就有三家面包店,所用面粉全从美国旧金山运来。此前,一家英国人已在上海开了一个奶牛场,有奶牛 168 头,每天可生产 1000 公升鲜奶。西人爱吃的各种蔬菜也被引进上海,诸如蕹菜、色拉菜、包心菜、芦笋等。时人记载:

> 北郭外,多西人菜圃。有一种不识其名、形如油菜而叶差巨,青翠可人,脆嫩异常。冬时以沸水漉之,入以醯酱,即可食,味颇甘美。海昌李君壬叔酷嗜之,曰:"此异方清品,非肉食者所能领略也。"蕹菜一种,亦来自异域,茎肥叶嫩,以肉缕拌食,别有风味。[3]

冰块是西人生活必需品之一,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还没有现代化的制冰设备,无奈,洋人只好在冬天将冰藏在冰窖里,留待热天时用。他们还从遥远的北方将冰运到上海,不过损耗很大。1851 年夏天,因上年冬天储冰太少,洋人便在报纸上大叫"无法在整个夏天享

受到这种有益健康的奢侈品”。一个冰窖的主人乘机哄抬冰价,对其所藏的冰块开出惊人的售价,大发其财。

啤酒是洋人酷爱的饮料。洋人先是从西方运来,后来便在上海设厂制造。光绪初年,上海埃凡洋行已开始制造啤酒,每年生产数千担。沪产啤酒远比从西方运来的便宜。据载,1877 年,从英国运来的啤酒,每斗银洋一元,而埃凡洋行所产,每斗仅银洋半元[4]。当时中国人不知啤酒用何物何法制成,以其味颇苦,称其为“苦酒”。有人专门写信到格致汇编社询问此事,说是“西人常饮苦酒,言大能补身,余曾饮数次,觉其有益,但不知用何料何法为之”?[5]

七十年代,有人以《竹枝词》咏西人饮食:

牛酥羊酪作常餐,卷饼包面日曝干。留得中华佳客到,快叫捧上水晶盘。

银刀锋利击鲜来,脯脍纷罗盛宴排。传语新厨添大菜,当筵一割已推开。

自注:宴客设大菜,一割即命撤去,再易他馔。

筵排五味架边齐,请客今朝用火鸡。啤酒百壶斟不厌,鳞鳞五色泛玻璃。

自注:用火鸡为最珍重,非上客不设也。[6]

当然,寓沪西人的食品结构也有一些变化,中国的特产绍兴黄酒成为一部分外侨喜爱的饮料,味道鲜美的青蛙被他们加工成咖喱蛙肉。

居住方面,西人在上海开埠初期所盖房屋,多属洋式平房。这种平房包括一个长走廊,以适应天气炎热时避暑需要。当然,也有一些中西合璧的楼房。以后,洋人住宅日趋讲究,风格也多种多样。至 50 年代,上海英租界“布满了华丽的房屋。这些建筑物各依其所有人的嗜好而设计的。其形式有的是仿希腊的庙宇,有的是仿意大利的王宫”[7]。西式花园洋房也多了起来,这种洋房多为两层,楼上为

China

主人卧室,楼下为客厅,另有花园、后院和附属建筑物,仆人多住在附属建筑物里。王韬记载70年代以前上海西人住宅:

洋泾之滨,荡沟之侧,西人构屋于此,居如栉比。旭日初射,玻璃散彩,风景清绝。室外缭以短垣,华木珍果,列植庭下。甃地悉以花砖,虽泥雨不滑。入其内,则曲屏障风,圆门如月。氍毹荐地,不著纤尘。璚户重阖,悄然无声。碧箔银钩,备极幽静。系铃于门内,每呼僮仆,则曳之。客至,则叩户上铜环。如有人在室,亦必轻击其扉而入。第室仅数椽,无曲折深邃之致,致为可惜耳。

西人喜楼居,台榭崇宏,可资远眺。庭前小圃一畦,结豆棚,作花架,似篱落间风景。有园丁专治花卉,灌溉甚勤。惜上无数仞之石,足以登陟;下无半亩之池,足以溯洄,殊为缺陷也。至于盆盎所列,皆泰西名种,异色奇香,莫能仿佛。[8]

愈到后来,上海西人的住房和其他房屋建筑愈趋于考究,其式样更是千姿百态,争奇斗妍。汇丰银行大厦是仿古希腊式的圆顶建筑,上海总会是典型的英国古典式建筑,跑马厅马勒住宅是北欧挪威式样,徐家汇天主堂是中世纪哥特式建筑……这些,使上海赢得了"万国建筑博览会"的美称。

工作·娱乐

外侨们把西方作息习惯带到了上海,上班、下班均按钟点,与中国日出而作、日没而息颇不相同。特别是七日一休息,很使中国人感到新奇。《申报》曾刊文专述此事:

西洋诸国礼拜休息之日,亦人生之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行者也。吾见夫西人之为工及行商于中国者,每届七日,则为礼拜休息之期,一月则四行之。是日也,工停艺事,商不贸易,或携眷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属以出游,或聚亲朋以寻乐,或驾轻车以冲突,或策骏马以驱驰,或集球场以博输赢,或赴戏馆以广闻见,或从田猎以逐取鸟兽为能,或设酒筵以聚会宾客为事。六日中之劳苦辛勤而此日则百般以遣兴,六日中之牢骚抑郁而此日惟一切以消愁。游目骋怀,神怡心旷,闲莫闲于此日,逸莫逸于此日,乐亦莫乐于此日矣。[9]

时人有诗专咏此事:"不问公私礼拜虔,闲身齐趁(趋)冶游天。虽然用意均劳逸,此日还多浪费钱。"[10]

一张一弛,有劳有逸,原属中国文武之道,但中国士农工商向无周期性休息的习惯。因外侨大量增多,外侨在上海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他们七日一息,势必导致那些在洋行中工作、与外商打交道的华人也相应休息,于是一礼拜休息一次在上海租界逐渐成为惯例。一些上海人对照此前中国人日日劳作、日日不息的传统,认为七日一息确属良制,中国应普遍仿行:

> 中国日日不息,而不息者不过行为无功之举动,卒之心劳日拙,身劳日疲,万事蹉跎,一生废弃,可不惜哉!何若振作精神,日进无疆,亦仿西人七日之期而少息,其余日月愿奋勉以图功,无使日日不礼拜休息,反同日日皆礼拜休息,悠悠忽忽、一事无成以了结此生也。[11]

外侨把西方的娱乐方式带到上海。室内活动有看戏、舞会、溜冰等。开埠之初,洋人颇为无剧场看戏苦恼。1850 年,英租界出现一个业余剧团,在一个仓库房里演出,他们称之为"新剧院",后来改称"帝国剧院",条件极为简陋,连靠背椅也没有。第一次演出时间为这年 12 月 12 日,演出剧目有《以钻攻钻》、《梁上君子》,以后还演过《爱情、法律和药品》、《合法继承》、《楼梯下的高等生活》等。不久,又成立业余戏剧俱乐部,即大英剧社。1856 年,第一次使用台前垂幕。50 年代后期,有一个魔术团和一支舰艇上的演出队到这简易的剧场演

出过。1866 年,上海第一个现代剧场兰心戏院建成,地址在圆明园路,供大英剧社演出。1867 年 3 月 1 日,大英剧社在这里首次公演。1871 年,这个戏院被火焚毁。1874 年 1 月 27 日,兰心戏院重新建成。这是一座颇为考究的戏院,楼座两层,戏台宽敞,设备精致。

外国剧团、马戏团、著名演员时常应邀到上海租界演出。1874 年 4 月 7 日,英国著名女钢琴家亚拉白拉可大在上海演出。1876 年 6 月,由数十人组成的英国马戏团来沪演出,地点在小东门外。1876 年 9 月,波利洋行等单位邀请欧洲乐师音乾士太恩等人,在徐家汇花园演出多场。1879 年 12 月 24 日,意大利歌唱家来沪演出,被称为“西戏来华以来之第一体面戏班”。各种演出中,最引起上海人好奇的是杂技。1874 年 6 月,英国魔术师瓦纳在丹桂园表演戏法、影戏各套,上海市民称其“极其巧妙,变化无穷”。瓦纳所演魔术套数有飞纸牌、帽中取物、人首分合等。时人记述其表演情景:戏院顶圆如球,楼顶明灯千点,密于莲房,其光倒映,朗彻如昼。表演飞纸牌魔术时,台上障以绛帘,随乐声起而帘开,中悬一八角图,纸牌遍列其上。魔术师以指弹之,如飞絮落花,随风飘堕,然后取牌六张置枪中,机动枪发,振地一声,而牌仍在架。表演帽中取物时,魔术师取客一高冠,其中空无所有,手探冠中,则取出衣一,巾一,裤一,皮盒一。盒长五寸,盒中有盒,层出不穷。又向冠中取出纸裹洋糖饷客,冠转而糖出,有若连星贯珠,观众几乎吃遍。最为动人心魄的节目,是人首分合:

> 帘启则术人短衣持铃而立,旁一人与术人对峙。术人铿然摇铃作声,其人即昏然如醉。术人引之挺卧桌上,出一剑,光鉴毫发,甫下而头落,血花直喷空际。术人盛首于盘,下台遍示座客,头犹温暖,面色灰败,有启其唇以示,犀齿宛然。仍登台还首于颈,喃喃有词,少顷,手足能动,瞬而起坐,与客为礼。[12]

演到这里,观众惊得目瞪口呆,屏气凝息,甚至不敢仰首正视。

19世纪,西人在沪演出中,最为轰动的莫过于车利尼马戏(Chiarini's Circus)。车利尼是美国著名马戏表演家,号称"天下第一马师"。他所率领的马戏团演员,多系从各国马戏名班中选出的最为出色者,因此,这个马戏团堪称当时世界第一流马戏团。此团从1882年6月15日至8月16日,在上海连演两个月。戏棚搭在虹口捕房后面、文监师路及密勒路角上,棚内可容五千人。参加演出的动物有马、虎、象、袋鼠、熊、猴等,所演节目马戏、虎戏、猴戏及各种杂技。马戏中包括一人并骑二马、马背单手提人、数马并排前足举起作人之状、马背立人腾空翻转、骑马跨越障碍等。演至7月上旬,车利尼又聘日本8名戏士来沪参加演出。据说8人此前曾在日本宫廷演出,技艺高超。演出于每晚9时开始,每逢星期三、六下午各加演一场。票价相当昂贵,官房收洋13元(可坐6人),头等位置每位2元,二等位置(有椅垫)每位一元,三等位置(板位)5角。演出那么多场次,票价那么昂贵,观众仍极为踊跃,几乎场场爆满。时人称,"其技艺之精巧,为华人见所未见,闻所未闻,观者每以千计,座上客常满,莫不争先快睹,以冀一扩眼界"[13]。所演虎戏最为扣人心弦。一位观众记述:

> 虎笼由外推入,置诸台中。笼中三虎斑然庞然。西士长生手二铁棍入笼,与虎斗。初入时,虎即抱长生之头,观者色变,而会家不忙,从容以铁棍抵虎之颔,虎遂靡。复开一门,则又一虎出,于是两虎相斗,而人亦混斗于中。旋又开一门,而三虎并在一处。斯时,虎声嗥动,纷结难解,人人皆为之危,而长生犹复令虎翻斤斗作诸戏。继而一一分开,次第驱入门内,掩关而出。然后饲以牛肉,虎攫肉大啖。众人皆叹观止,纷纷出棚,分路四散。余亦踹归,途中犹闻啧啧称道之声不绝。[14]

跳舞是西人的一大爱好,但在开埠初期的上海,西人很少举行舞会。一个重要原因,是当时外侨中男女比例悬殊。例如,1878年,法

租界外侨中,15岁以上的男性为221人,女性仅42人。英租界男女比例通常是四比一或三比一。1850年11月,英租界举行第一次舞会。几年后,外侨中出现一个跳舞教习,大概是为了适应越来越多人的跳舞要求,但男女比例问题仍是制约跳舞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。1864年,共济会会员举行第一次舞会,出席者的男女比例还是十比一。

溜冰是西人冬天的重要娱乐活动。起初,无专门溜冰场,西人乃因陋就简,在一大空房间内,反复以水泼地,使冰结盈尺,成为溜冰场。西人穿铁齿高屐,滑行其上。西人后来建造了室内溜冰场,则不需要沃水结冰了。

西人户外活动有赛马、打猎、划船等。1850年,西人即在南京路之北、河南路之西,购地约80亩,辟为公园,作为跑马场,是为上海第一个跑马场。同年举行第一次赛马,只进行了一天,有七个项目。1854年,西人在泥城浜之东,购地另辟一跑马场,是为第二跑马场,而将第一跑马场地以高价售出。1862年,他们又将第二跑马场地以高价售出,另购静安寺路以南、西藏路以西的一块地皮,辟为第三跑马场,上海人习称跑马厅。每年5月、11月,西人各进行一次赛马活动,每次一般持续三天。由此,看赛马成为上海及附近地区中外人士一大趣事。

打猎是西人十分喜爱的活动。长江下游沙洲之地,苇草丛生,野鸭、候鸟随处可见,江河湖海上水鸟自由飞翔,这些都是西人喜爱的猎物。英国人为了到长江和其他河湖里打猎,特别设计了一种华丽的小船。每届春秋假日,风和日丽,他们便三五结伴,携家带眷,泛舟于上海附近的江湖水面上,出没于茂盛的芦苇中,一边打猎,一边休息。《瀛壖杂志》记述:"每岁仲冬,西人出猎于外,逞其弋飞射走之豪,然多游于九峰、三泖间,扁舟往还,率以为常。"

划船是西人喜爱的另一项户外活动。每年夏秋之交,他们常择

上海及其附近的空阔水面,举行划船比赛,时称"赛船会"。其舟皆为一叶小艇,或以帆,或以桨,以最快者为胜。上海西人举行的第一次赛船会是在1852年,参赛人主要是外国商船船员。1864年,上海赛船会成立。赛船初在黄浦江、苏州河里举行,继因上海航业发达,河道拥塞,乃改就昆山青阳港举行,英国人名之曰"恒利"。恒利(Henli),本为英国著名的赛船之地。每年的赛船运动在上海成为一大盛会。届时,游人群集,竞相观看。报载1872年10月27日赛船时盛况:"中西观者如堵,拥挤异常,与观斗驰马时然。"这天下午比赛的具体情形:

> 于苏州河面,在石桥之西,齐集演驶以快夺得锦标之举。一点钟之时,则赛兵船之小者,旌旗飞扬,戈矛照耀,最足骇悦心神。一点半钟,则赛八人打桨之舟,共有两艘,激浪如飞,排桨连击。此一艘皆苏各兰人……盖即英国北部之人也。两点钟过一刻,赛兵船之小舟。三点钟,赛四人打桨之船。三点三刻,赛一人打桨之船。胜者踊跃奔腾,波骇云诡。西妇顾而乐之,辄多所赏赉,以奖其能。盖即古人水嬉之遗意也。[15]

外侨们把其他一些体育活动也带到了上海。1858年5月,西人在虹口举行第一次三门柱球赛,由英国"高飞"号船员与上海西侨11人参加。1866年,香港队与上海队进行球赛。至迟到70年代,西侨已在上海跑马场举行各种田径比赛。1872年11月22日(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),西人在跑马场上进行了跑、跳、掷、球等共25项比赛。比赛时,美国兵舰上的乐手在场吹笙击鼓以助兴,获胜者可得到数目不等的奖金,其中一部分是上海华人钱庄赞助的。当时,中国人称这类比赛为"赛力"、"跑人",而没有"田径比赛"这个词。田径比赛虽然没有赛马、赛船那样引得万人争睹,但也颇使人们感到新奇有趣。1877年5月上旬,西人进行的田径比赛项目,有跳高、铅球(时称大铁球)、击剑、赛跑等。下面是一位华人的记述与观感:

China

昨午后一点钟,西商百余人均齐集于跑马场比较。先有一大木架,约高四尺余,以跃而过之者为胜,此所以练脚劲也。计跃过者共有三人,余如鲤鱼跳龙门,均遭暴鳃点额而退。次则以大铁球抛掷,拣掷之最远者为能,此所以练手劲也。三则各练眼光,其法以两人对立,衣则半皮半呢,而戴铁丝面具,各持小铁杆一枝交舞,或趋或避,务竭其法,有能先着身者胜负分焉。此则较为悦目。诸艺毕试,然后并肩齐跑,共跑三转。所更难者,地上堆列积薪,一不小心,必遭倾仆,然竟有连跳带趋而过者。直至六点多钟,始各散去。[16]

此外,租界将西方城市的一些市政管理制度也移植过来,造房、筑路、堆物、行路规则、食品检验、粪便管理、倾倒垃圾时间,均有规定,且设有巡捕,严格执行。详细情况,本书《晚清上海社会》卷有具体介绍,此处从略。

三 西方物质文明输入

随着西人东来、西方生活方式移入,西方的物质文明也被带进上海。

上海开埠以后,西方物质文明输入是多方面的,从生产工具、军事器械到日常生活用品,从坚船利炮、洋火、洋皂到电灯、电话、煤气、汽车,不胜枚举。下面,我们仅就其对人们物质生活影响比较大、文化意义比较明显的方面,作一概述。

照 明

开埠以前的上海,居民的照明用品,在室内是油灯,所用之油主

要为豆油或菜油,在室外,有钱人家行路用灯笼,内燃蜡烛。一般居民、客商行路则在黑暗中摸索。个别繁盛之处设有"天灯",但所照范围极为有限,故入夜以后便漆黑一片。西人寓沪以后,始用火油灯。用火油灯照明,较之豆油灯,不但价廉,而且光亮,一盏火油灯可相当于四五盏豆油灯[17]。所以,洋人使用于前,华人便继用于后。到70年代中期,上海已有五六家由广东人开设的商店,专门制造、出售玻璃火油灯。到80年代初,上海"城市店铺皆改蜡烛为火油灯,渐而乡镇大户、会计之房、读书之案,无不灿列玻璃之器,而火油之用遂滥"[18]。租界辟设之初,西人燃点街灯的燃料也是火油,街灯远近疏密相间,"悉以六角玻璃为之,遥望之灿若明星"。[19]

火油灯较之豆油灯,其优越性不言而喻,但是由于火油易于起火等原因,上海道台曾在80年代发布告示,禁止县城居民使用。内称:火油最易引火,点用之时,稍不得法,立时火焰飞腾,扑灭不及,屋物顷刻成灰,邻居同为焦土,使用火油,"实属贪小失大,害己损人",要求此后"不准再用火油点灯,亦不得将整箱火油收藏屋内,致有不测之险",倘有不知自爱,定即从严惩办[20]。这种因噎废食的禁令,自然遭到人们抵制。

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,上海照明设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,这就是煤气阶段。1864年3月,上海第一家煤气公司"大英自来火房"(Shanghai Gas Co., Ltd.)开张,厂址初设汉口路,后迁新闸路。1865年10月8日,这家公司制成煤气灯,在高易洋行及其他洋行内试用。12月18日,大英自来火房在南京路正式点亮第一盏煤气灯。以后,英美租界其他主要街道陆续装上煤气灯。到1866年底,上海私人煤气灯用表55只,公用灯与路灯煤气用表130只,装接路灯205盏。到1881年,英美租界内已有煤气路灯489盏,其中英租界351盏,美租界128盏,静安寺路10盏。

大英自来火房成立后,法租界公董局即与其谈判,要求其在法租

China

界内装设煤气灯。大英自来火房表示火管不足,要等英租界装置完备后,才能顾及法租界。鉴此,法租界公董决定自办煤气公司。1865年1月16日,上海法商自来火行成立,厂址在八仙桥,1866年8月15日,法商自来火行试装煤气成功。到1867年3月,法租界公馆马路、科尔贝尔路、辣厄尔路、孟斗班路、洋泾浜沿岸马路一带均装上了煤气灯。“3月6日,煤气灯亮了,大家高兴地把过时的油灯搁在零星物品仓库里去了。”[21]

煤气灯较之火油灯、豆油灯,不但光亮,而且便利,使用时只要拧转开关,点亮即可,而不用像火油灯那样要不断向灯盏内添油。租界普遍点上煤气灯,这给上海城市面貌带来很大变化。入夜以后,火树银花,光同白昼。时人有词咏叹道:

凿地为炉,积炭成山,辉耀四溟,爰玲珑百窍,一齐吐焰。周围三十里,大放光明。绛蜡羞燃,银蟾匿彩,海上如开不夜城。登高望似战场,磷火点点凝青。休夸元夕春灯,有火树银花顷刻生。看青藜悬处,千枝列炬,黄昏刚到,万颗繁星,雪月楼台,琉璃世界,游女何须秉烛行! 吾何恐,恐祝融一怒,烈焰飞腾。[22]

煤气灯起初主要用于洋行和街道,后来行栈、铺面、茶馆、戏楼以及居家,竞相使用。这为夜市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,使上海的夜景变得分外美丽。19世纪70年代,上海人评沪北即租界十景,其中之一就是“夜市燃灯”。有人以诗咏此一景:

电火千枝铁管连,最宜舞馆与歌筵。紫明供奉今休羡,彻夜浑如不夜天。[23]

19世纪60—70年代,文人墨客吟咏煤气灯的诗词很多:

西域移来不夜城,自来火较月光明。居人不信金吾禁,路上徘徊听五更。[24]

竿灯千盏路西东,火能自来夺化工。不必焚膏夸继晷,夜行常在月明中。[25]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